漢書

一五





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班固　漢書四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顔　師古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内宮（師古曰不敢更内之於宮中）爲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内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往日）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强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

詣上上悔（師古曰悔不理其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眞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師古曰横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褎金椎椎之（師古曰褎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褎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

母不當坐趙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吕后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

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骫古委字骫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晉之欲反皇帝不許使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

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沬風雨師古曰沬亦頮字也蒙冒也沬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

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爲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爲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劒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衞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毐幷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頃王亡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爲郃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大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

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入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著先帝之德師古曰著辱也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諭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不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劇多嶮阻師古曰輂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儗天子師古曰儗比也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

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爲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摠謂反人耳不妨但爲大夫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姓蕑名忌蕑音姦嚴助傳作間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蕑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下亦同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爲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

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蘭忌也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弃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

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甑之屬蜀食器盂椀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食音飤）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甾）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柰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爲阜陵

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良爲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弃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鯀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

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吴楚七國反吴使者至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吴臣願爲將王迺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蟲已先薨也）淮南以故得完吴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迺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同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

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
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
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
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
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群臣賓客江淮間
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
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
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
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
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

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爲詗王使其女爲偵於中也如淳曰詗音朽政反師古曰詗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詗同然音則異音五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爲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

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言用劒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譖毀之於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

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攱閣不行之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

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爲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以爲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眞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者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

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爲子太子不以爲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爲援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

事書旣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

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爲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疏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遣出去計猶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

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

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眞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者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爲近幸之人非吏人者以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

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閒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衞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强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惡天子皆爲置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强也師古

曰（縱音子勇反縱臾謂奬勸也）后乘舒死立徐來爲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弃歸（師古曰爲夫所弃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以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

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巳時師古曰巳止也數見讒譖無休止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强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

孝材能逌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
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
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獎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
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
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
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
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閒而有之
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
昆弟語師古曰爲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爲反具衡
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太

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嬴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爲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爲頭首而藏匿之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

息郎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爲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誖人倫（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

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荊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荊舒土俗彊獷好爲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彊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剸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剸與專同音之兗反〕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荊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班固　漢書四十五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名爲徹其後史家追書爲通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爲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今天下大亂秦

政不施師古曰施設也音式豉反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爲殆矣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

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以城自繞）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爲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衆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

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釣反將軍將數萬之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御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爲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

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閒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閒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爲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猋謂疾風音必遥反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岨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敗滎陽傷成皐張晏曰於成皐戰傷胷也還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滎陽

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然兵困於京索之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今已三年）鋭氣挫於嶮塞粮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

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鬬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黶陳釋之事師古曰黶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追窘逃亡如鼠之藏竄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泜音祇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

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

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埶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爲儋儋受二斛晋灼曰一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蠭蠆之

致蠚（師古曰與讀曰預蠆蠍也蠚毒也蠆音丑界反蠚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令罷去）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

且秦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以為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

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緼亂麻音於粉反曰昨莫夜犬得肉爭鬭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燖治死犬燖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

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兖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爲冠首師古曰冣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

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爲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

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僰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爲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

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爲號文言外家姓近爲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酹師古曰如說是也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煑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

珍寶略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絶爲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計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皐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今我令緩先要成皐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嶮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閒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閒者猶言中閒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爲閒也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孟康曰下雉江夏縣名師古曰雉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

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
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可以延歲月
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
爲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
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
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
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
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
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
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

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師古曰饟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

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爲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閒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卧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

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内氾愛蒸庶師古曰氾普也蒸亦衆也氾音敷劒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禾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

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絶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絶命之書爲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身死于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邪（師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爲此文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桀及耐罪已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

會日師古曰從其期日又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師古曰黨讀曰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爲此詐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

王爲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弃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辠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姦譎激怒聖朝師古曰譎詐也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以自隨從

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大壹字者誤也漢無大壹宮也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上許之充衣紗縠襌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縐者為縠襌衣制若今之朝服中襌也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襌衣襌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服虔曰冠禪纚故行步則搖以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㲯也臣瓚曰飛翮之纓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纚織絲為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纚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旣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

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盡劾沒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

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醊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爲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灸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

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薶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乃汝也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衆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

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爲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爲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抒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

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察國姦誅主雖取封侯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内侯食邑丞相王嘉内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

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擾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躬上䟽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恣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墯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師古曰騃愚也音五駭反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師古曰僕遬凡短之皃也僕音步木反遬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猝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嘂謼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嘂古叫字謼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

境京師雖有武備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愞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憒心亂也眊目闇也憒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仰首而飲藥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埶水泉廣溉灌之利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

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爲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爲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病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強盛蘇林曰疐音欬嚏之嚏晉灼曰音詩載疐其尾之疐師古曰疐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疐字爲疌以應服氏之音尤離眞矣居彊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埶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閔念之告單于歸臣侍

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爲不用兵革所以爲貴耳）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者則間誤之令其解散也）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掎祿曰（師古曰掎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爲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爲謀策以懷之）豫圖

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爲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鄴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師古曰茀讀與孛同其法爲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師古曰敕整也行音下更反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

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曆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皐鄧展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辭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讇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讇古諂字讇諛則主惪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殽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

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上爲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灾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爲意簡練戎士繕脩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盬惡鄧展曰盬不堅牢也師古曰音公戶反孰當督之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爲將軍者有凡舉二人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衞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衞將軍印

綬而丞相御史奏躬辠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諼之策師古曰諼詐辭也音虛遠反欲以詿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趣權門爲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爲匕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匕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

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謼師古曰謼古呼字音火故反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嚨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泱鬱盛貌泱音烏朗反鷹隼橫厲鸞徘

徊兮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矰若浮猋動

則機兮師古曰矰弋射矢也猋疾風也言矰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猋音必遥反叢棘棧棧曷

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盛貌音仕巾反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寃頸折

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寃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寃屈也張說是涕

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己爲大臣以置治也臣瓚曰萑蘭泣涕闌干也師古曰瓚說是萑音桓心結愲兮傷肝師古曰結愲亂也孟康曰愲音骨虹蜺曜兮

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孽杳冥兮未開如淳曰虹蜺覆日光明謂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鳴謼寃際絕兮誰

語張晏曰躬自以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鳴謼者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謼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仰天光

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秋風爲我隂浮雲爲我隂師古曰隂古陰字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是何用久留而生撫神龍兮擥其須師古曰擥與擥同謂執持之游曠迥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賛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師古曰事見論語蒯通一説而喪三儁應劭曰耳酈食其敗田横驕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竒曰詐爲王書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售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爲王畫詐僞之策而見納用也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

惕君子無信讒言甚蠅之爲蟲毀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爲君殺桓公以我爲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懼反譖隱公而殺之欒書構郤而晉厲弑應劭曰欒書使楚公子茷語厲公曰鄢陵之戰郤至以爲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而滅三郤欒書因是反弑厲公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讒仲叔孫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郈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郈昭伯毀季平子於昭公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爲大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宰嚭譖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衆與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鏤之劒其明年越滅吳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爲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

生男立爲太子後孝烈王薨死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爲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秦昭誘懷王會於武關遂執以歸卒死於秦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壻閻樂攻二世於望夷宮乞爲黔首不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痤死李奇曰伊戾爲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謀宋詐歃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痤師古曰痤音在戈反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福反繇與由同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班固　漢書四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家屬）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絜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蠲）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

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師古曰豫朝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

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
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
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敕之皃僮僕訢
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與誾誾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以謹敬爲先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
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
皆自以爲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
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
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爲郎中令

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腧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腧音投賈逵解周官云腧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腧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腧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腧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帬若今言中衣也廁腧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洒音先禮反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

祖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

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尒

迺謝罷慶師古曰罷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

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

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

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

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 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今迺四

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

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出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者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

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謫上以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塞師古曰陻塡也

音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祀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涂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爲涂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以自便也〕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脩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

咸自新與更始今涿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戸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師古曰搖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說近之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己罪退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心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惡而自欲去位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

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爲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謚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爲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爲丞相時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爲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

綰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慎日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以得參乘]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劒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貤貤延也音弋豉反]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乃拜綰為河閒王太傅

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閒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爲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以綰爲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中其寃）免

之後薨謚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柰其善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封不疑爲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

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醫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爲太子時爲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敝補衣溺袴期爲不絜清（師古曰故爲不絜清之事而敝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爲小袴以藉其尿）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

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爲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艱難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

官師古曰剬與專同又音之兖反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處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因讀而封之使其闕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偝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班固　漢書四十七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顔　師古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爲代王四年徙爲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惣數其爲王之年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

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
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
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
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
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
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
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
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
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
曰道謂言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

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爲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士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儗於天子師古曰儗比也音擬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曰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

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閣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以此事言於太后事祕世莫知廼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廼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

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皆泣諫王王廼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廼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巳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

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

沭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爲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飡字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爲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而參徙爲代王復幷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讀曰恭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爲阻師古曰依山以爲關徙代王於清河是爲剛王幷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爲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

年立爲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爲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頃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者王之相）年使從李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爲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

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子買爲梁共王師古曰共讀曰恭次子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七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遷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

彭離驕悍師古曰悍黠悍勇也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

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上庸國除爲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罍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罍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

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為笮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笮太后啼謼師古曰謼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待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

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

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捶擊音一口反）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

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吕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爲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反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疏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强劾立傅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傅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衊宗室孟康曰衊音漫師古曰衊音秣謂塗染也以内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

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産
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
父同産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乃驗
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
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
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巳
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
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
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
爲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誼

天子由是寖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勑之言誖暴妄行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猶頻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讕誣諱也抵音丁礼反讕音來亶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

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干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諠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日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

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氂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貰赦師古曰貰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師古曰僵仆劓地也僵音薑仆音赴徼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冀得踰冬月而减罪也謹以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

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爲梁王奉孝王後莽簒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訓卒用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誼傳第十八　班固　漢書四十八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爲文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師古曰秀美也）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以爲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

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師古曰更改也）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皇暇也自以爲不當改制）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爲御史大夫）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亦同）意不自得及度湘

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譬言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竢罪長沙（師古曰竢古俟字俟待也）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沉汨音莫歷反）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託其流也造音千到反）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無中正之道一曰極止也）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虖讀曰呼）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師古曰鴟鴞鵂怪鳥也鴞惡聲之鳥也鴟音尺夷反鴞音于驕反鵂音休）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師古曰闒茸下村不肖之人也闒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賢聖逆曳兮方

正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直謂隨夷溷兮應劭曰隨卞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困反謂跖蹻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爲莊蹻師古曰跖音之石反蹻音居略反莊周曰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莫邪爲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鈆刀爲銛晉灼曰世俗謂利爲銛徹師古曰音弋占反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斡棄周鼎師古曰斡轉也音管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師古曰甈音五列反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罷讀曰疲蹇跛也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駕鹽車也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甫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咨嗟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誶曰李奇曰誶告也張晏曰誶離騷下章亂也師古曰誶音碎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一國之人不知我也

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怫鬱也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舉皃音匹遙反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沕淵潛以自珍鄧展曰沕音昧張晏曰潛藏也偭蟂獺以隱處兮服虔曰蟂音梟應劭曰蟂獺水虫害魚者也偭背也欲舍蟂獺從神龍遊也師古曰偭音面夫豈從蝦與蛭螾服虔曰蛭水虫螾今之蛭螾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蟂獺況從蝦與蛭螾也師古曰蝦亦水虫也音遐蛭音質螾字與蚓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蛭音丘謹反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槃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讒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爲傅不足哀傷何用苟懷此之都邑蓋亦誼自寬廣之言鳳皇翔于千仞兮覽

德煇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
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彼尋常之汙瀆兮豈
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汙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橫江湖之鱣
鯨兮固將制於螻螘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
而橫鱣鯨於汙瀆必為螻螘所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鱏鱏亦大魚也音淫又音尋
螻音樓謂螻蛄也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
隅師古曰坐音才臥反服似鴞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不祥鳥
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
得長迺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應劭
曰太歲在卯為單閼師古曰閼音一葛反庚子日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斜曰昳時止于

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讀曰閑異物來崪私怪其故孟康曰崪音萃萃聚集也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讖音初禁反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吉虖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斡音管斡轉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蛻也蘇林曰相傳與也師古曰此即禪代字合韻故音蟬耳蘇說是也沕穆亡閒胡可勝言師古曰沕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沕音勿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師古

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彊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棲也句音鉤伯讀曰霸斯游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爲趙高所譖身伏五刑傅說胥靡廼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爲己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應劭曰禍福相爲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纆索也師古曰纆音墨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極止也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爲鈞言造化爲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坱音烏朗反圠音於黠反天不可與慮道不

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師古曰烏猶何也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冶鑄為喻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摶孟康曰控引也摶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控引也摶音團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瓚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訹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曰誘訹之訹則音戌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而說者欲改字為鉥蓋穿鑿耳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李奇曰僒音塊蘇林曰音人肩傴僒䠞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至人

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眞人恬漠獨與道息師古曰恬安也漠靜也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弃智而亡其身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寥廓忽荒與道翺翔師古曰荒音呼廣反乘流則逝得坎則止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休息也澹乎若深淵之靚汜乎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靚與靜同汜音敷劒反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師古曰蔕芥小鯁也蔕音丑芥反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

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字爲之耳言受神之福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師古曰儗比也上比於天子儗音擬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埶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

傷道者難偏以踈舉（師古曰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並同）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諂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蹌蹌不安皃也晉灼曰搶音傖吳人罵楚人曰傖傖攘亂皃也師古曰晉音是傖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

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
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
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也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
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設為明神名
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
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
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
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
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

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怠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埶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埶也師古曰鄭說是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

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虖（師古曰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音丁禮反其下亦同）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孟康曰熭音衞日中盛者必暴熭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熭謂暴曬之也曬音所智反又音所懈反）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剄割頸也墮音火規反剄音工鼎反）豈有異秦之季世

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殽雜也併音步鼎反）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爲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埶爲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

次廑得舍人[師古曰廑與僅同廑劣也言纔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至渥也[師古曰惪古德字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跡[孟康曰諉累也以跡爲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跡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彊爲亂明信等不以跡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曰共讀曰恭]靈王王燕厲王

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辠（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應劭曰圜精正視也　師古曰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　師古曰悍勇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跡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改其法制使不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證驗也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旤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豪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懈反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髀股骨也髖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髖音寬髀音陛又音必爾反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

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埶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役用之也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跡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曰事

埶可存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

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從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偝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

致順（師古曰鄉讀曰嚮）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誦其聖明）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反）天下之埶方病大瘇（如淳曰腫足曰瘇師古曰音上勇反）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搐音丑六反）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爲治也已語終辭）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師古曰𨂂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

（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爲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曰偪古逼字）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嫚古侮字）爲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千高反）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

曰共讀曰恭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言如人反顚然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師古曰顚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師古曰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痱服虔曰病癖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病痱風辟音辟痱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爲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皐桔皐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冑而睡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醫者誼自謂可爲

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衆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傳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

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　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裠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内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朝則服之宴褻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緁著衣也師古曰緁音妾謂以偏諸緶著之也緶音步千反〕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織爲斧形繡者刺爲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要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

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

衣皁綈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

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師古曰孽妾庶賤者此臣

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旣反欲天

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

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

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

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

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

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肬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問反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音憂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張晏曰誶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誶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飤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稽音工奚反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蹷音厥師古曰蹷謂拔而取之功

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師古曰剟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剟音輟)搴兩廟之器(如淳曰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搴拔也音騫又音蹇)白

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不隱晦也剽劫也音頻妙反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僞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爲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徵發於下也幾音鉅依反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爲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爲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僞之人詐爲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徒以簿書期會爲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

筐篋（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師古曰植建也僵偃也音疆）筦子曰（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也）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以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

惑師古曰幾讀曰冀次下亦同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為君德臣為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云紼纚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師古曰迺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師古曰齊

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悳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悌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師古曰耆讀曰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官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悳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

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師古曰隃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悳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師古曰議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

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遥反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師古曰饋字與饋同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在禮樂志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並音才私反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

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迹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官反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師古曰耆讀曰嗜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䘏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

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畏辠而離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弃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

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敺與驅同下皆類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

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

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蹵音

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蘇林曰傌音罵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師古曰迫近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卒由

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師古曰緤謂以長繩係之也緤音先列反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

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音胡剛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鄭氏曰釁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師古曰頓讀曰鈍奊詬亡節師古曰奊詬謂無志分也奊音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好音呼到反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

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起師古曰挺音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爲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埶悉在羣下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發於事也軟弱也罷

讀曰疲軟音人兗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
之也師古曰謼古呼字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
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氂纓鄭氏曰以
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
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
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
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尔反上不使人頸
盭而加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盭古戾字音盧結反其有大辠者聞命
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
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捽音才兀反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

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君羣臣自憙師古曰憙讀曰喜音許吏反憙好也好爲志氣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爲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恥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勠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壞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

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爲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事故曰可爲長大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跡言可爲長大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寗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二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主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著音直略反）

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以為不可故薪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薪斬讀與芟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師古曰畢猶盡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而屬漢

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師古曰悉盡也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郪潁川縣也郪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師古曰揵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

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蓄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

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令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内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

人之匈〔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冉反〕固爲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也音武皮反〕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剸諸刺吳王荊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爲有兩名〕誼自傷爲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爲

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西鄉京師（師古曰鄉讀曰嚮）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伊尹管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

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服賦僒若囚拘李奇注僒音塊蘇林音人肩偃僒尔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似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窘囚拘之皃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强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僒字並音窘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切